

流金 岁月

种烟记

■特约撰稿人 华文菲

父亲年轻时不仅算盘打得精准、家具做得美观、庄稼种得好、牛马养得健壮、酱油醋酿得醇正，种烟技术更胜一筹。

父亲有文化，人又实在，队里就让他管理大食堂。食堂解散后，他学过木工、管理过生产队的菜园、养过蜂、饲养过队里的牲口。后来，大队派他学习种植烟叶技术，从选种、育苗、栽种、管理、打烟叶、系烟叶、炕烟叶以及分拣烟叶、扎烟叶、卖烟叶等，父亲都了如指掌。

记得在20世纪70年代，烟叶是主要的经济作物。当时，国家要把烟叶种植技术引入土地辽阔的东北三省。当时，北舞渡公社派往东北的有四个烟叶技术员，父亲就是其中之一。他们于二月出发，分别在东北不同的区域作技术指导，直到落叶纷飞的十月才归家。

父亲连续去东北有四五年。记得去东北的第一年，他获得了很多荣誉证书。那年我上小学一年级，这些荣誉证书成了我在小伙伴面前炫耀的资本。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家家户户都要种上三两亩烟叶，各个小队在外村外荒芜之地盖了几所土烟炕。在烟叶领域里，父亲依然是村里的领头人。从过完年的育苗到拣烟叶，无论刮风下雨，父亲都忙得不亦乐乎。不是本队的人把他叫走指导拣烟，就是外队的人请到烟炕上指导温度。母亲总是咬牙切齿地说：“爹多最大的毛病就是爱给人家干活。”

一屋子金黄色的、散发着醇香的烟叶好似金子，让人幻想出好日子的模样。但烟叶又宛若娇贵的小姐，最怕雨季，出了炕的烟叶必须及时分拣、捆扎、卖掉。父亲做事不爱拖延，还总要力求尽善尽美。一旦天气预报有雨，他就

要求家人集中精力把烟叶尽快分拣出来，塞进塑料薄膜里，等太阳露出笑脸，立马拿出去晾晒，然后连夜装车，起五更直奔烟站。

烟叶分特级、一级、二级等。烟叶的级别取决于种烟和炕烟两个因素。烟草需要穷养，土地不能肥沃。如果烟叶长得乌黑肥大，炕出的烟叶便是秋后的桐叶，属于最末级。如果成熟的烟叶柔顺纤薄、颜色青黄相宜，加上过硬的烘烤技术，便是高级别的烟叶。每次轮到父亲主炕时，他就几乎一晚上不睡，像照顾新生儿一样不停关注烟炕的火候和温度。出炕的时候又像嫁闺女，既高兴又担忧。如果炕出来的烟叶似披一身金缕衣的摩登女郎，能赢得群众叫好，他就眼睛明亮，流露出满心的喜悦；相反，如果看到他脸色像烤焦的烟叶，黯淡无光，那他一定是在苦思冥想寻找没炕好烟叶的原因。

拣烟也是个技术活，需要眼力和专业知识。有些烟叶看似颜色接近，也不一定是一个级别，还要看叶片的茬数、大小、厚薄、油分、柔软度等。父亲说，中上茬的烟叶最好，如果不用心分拣，或滥竿充数，或鱼龙混杂，到卖烟叶的时候就有苦难言——过磅的烟师会挑挑拣拣，弄得乱七八糟，既卖不上好价钱，又会落埋怨。所以，父亲总要求我认真分拣烟叶，把握不准就问他。

记得从东北回来多年后，父亲还会收到东北朋友的来信，邀请他去做客。父亲曾承诺过要抽空带我和弟弟们坐火车来一次东北之旅，但由于他一生都在为生活忙碌，承诺便成了最长情的追忆。如今，父亲已故去多年。我想，我后来人生之路上的那些自律、谨慎、认真，大概都是父亲教我拣烟时养成的习惯吧。

又见陀螺

■张聚全

今年六月，我到长垣出差。吃过晚饭后，我到汽车站文化广场散步时，听到不远处“啪啪”的摔鞭声不时传来，走近一看，原来是十几个人正在打陀螺比赛。不同颜色的陀螺像多彩的小星球在地板上飞速旋转，让人目不暇接。这场景一下子把我带回了20世纪70年代。

童年时代，我生活在偏僻的农村，最喜欢和伙伴们一起打陀螺。我们村里有个瓦门楼，前面有一块空地。我和三个要好的小伙伴经常在那里进行打陀螺比赛。有时为了玩出花样，还会到护庄堤斜坡上比赛，看谁能把陀螺从低处抽到坡顶，再从坡顶抽到低处。这样反复多次，坚持到最后的就是赢家。这样玩陀螺，极有趣味。我们一玩就是一两个小时，有时还会忘了回家吃饭。有时候，为了一放学就能立刻玩这种游戏，我们在上学之前会把小鞭和陀螺藏在路边的柴垛里，放学后和小伙伴再拿出来一起“开战”。

那时，我们玩的陀螺多由家长或孩

子用木头制作而成。制作时，先将一段圆形木柱的下半部削为圆锥形，为了让陀螺加速旋转，我们还会在圆锥底部嵌一颗钢珠，然后在圆柱上面涂上各种颜色，旋转起来就十分好看。

长大后，我查资料才知道，陀螺最早出现于后魏时期的史籍，当时称为独乐。至于“陀螺”这个名词，直至明朝才正式出现。当时刘侗、于奕正合撰的《帝京景物略》一书中就提到一首民谣：“杨柳儿青，放空钟；杨柳儿活，抽陀螺；杨柳儿死，踢毽子……”由此可见，在明朝时期，“陀螺”这个词已正式出现。

岁月流转，生活忙碌。细细想来，忙碌着的我们，其实与一只高速旋转的陀螺并无多大区别，忙碌的生活让我们像陀螺一般在生活的鞭打之下不停地旋转。

转眼我已到了人生的秋天，再看到那高速旋转着的陀螺，我明白了：只有那些一鞭子下去就能不停地旋转，并且旋转时间最长的陀螺，才是最好的陀螺。

挚爱 亲情

和母亲相处的日子

■特约撰稿人 崔茺霞

母亲因为脑梗后遗症生活不便，每年暑假我都会接她来家小住。

她没法下楼，从客厅到卧室是她颤巍巍艰难踱步的场所。几天的新鲜劲儿过后，母亲要么动不动就问我她来几天了，要么时不时说老家的小洋楼盖起来了，她想回去住。

没事的时候，她会把自己的衣服一件件取出来，再叠整齐放进去。有时候是上午，有时候是下午，有时候是晚上，她取出或放进去时塑料袋发出的声响常常把我惊醒。后来，应该是发觉这样会让我睡不好，她开始关心我做的每顿饭是否合我的胃口，关心她脏了的衣服有没有洗，关心她必吃的胃药、脑梗药我有没有为她配齐……

那天，吃炸鸡腿的时候，她微笑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说这是自己做的，家里有烤箱和空气炸锅，这些用具都是我的“好帮手”，可以用它们做出美味的食品。她坐在床前，戴着塑料手套，捏着外焦里香的鸡腿津津有味地吃着，还不停地夸赞味道不错。

那天，她嫌我做的粥太稀，我就下楼去超市买新米——听说新米能熬出米浆。“你只管加点儿米糊就行，我不能让闺女做飯为实。”母亲看着我买来的米，如是说。其实，她知道我从小到大是个

熬制生命中的痛与爱

沙澧 写手

《水韵沙澧》文艺副刊

刊是漯河文学文艺爱好者的精神家园。本刊的宗旨是一如既往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为传播先进文化不遗余力，并在这个过程中推出更多、更好的新人新作，为我市的文化建设添砖加瓦。因此，我们将对那些有创作潜力的沙澧写手加大扶持力度，对水平较高的作品将集束刊发；也会不定期推出各类体裁、题材的专版，甚至会推出个人专版，并为其举行作品研讨会等。敬请关注。

■王剑

漯河的诗歌创作者当中，仲信是以思想性见长的一位。他的诗朴素真诚、见识独特，既能在普通的事物中开掘出不普通的意义，又能在别人不经意的地方迸发出灵感火花。读他的诗作，无须正襟危坐，只需小椅一把、清茶一杯，便可在轻松愉悦之中尽享一种会心的乐趣。

仲信是敏感的，生活当中的一草一虫、一事一物都会拨动他诗意的琴弦。每天，在天山路上，仲信如同“高深莫测的府尹”，聆听着“鸟儿们踉踉跄跄地抒发对远方的期待”，聆听着“白玉兰高谈阔论的纯洁爱情”。他发现“一声惊雷后蚯蚓在黑暗中扭动身躯”，花蝴蝶“把一切都寄托给翅膀”，而黑蚂蚁因为太小太黑太瘦弱，“总是低着头走路，从不发出任何声音”。春天来了，仲信的内心开始萌动，欣喜之情也溢于言表：“怎能不让人欢喜啊，那些春天的使君。”于是他和他花朵一起去“聆听晨曦的旋律”“伴随着鸟鸣，给每一个微笑奉上一簇芳香”。欣赏的同时，他会“在下一站发出动员令”，让“做好准备的生命一齐发声”，并让这呐喊声“汇成雷霆”。即便在旅途中，仲信多情的眼睛也在四下张望：他会向一块石头致敬，从一粒石子中看到“日月的斑斓”，从一条石径上读出“岁月的厚重”；他与一粒沙对视，从沙子的沉静与挣脱以及它“在千百年的依然故我”里，读懂了“这生命普遍形态之中的精灵”的坚守。

对于花鸟虫鱼，仲信却能写出与众不同的感觉。如《迷失的季节》中，他人笔写道：“桃花、樱花和海棠花/在同一个季节里蜂拥而来/虽错落

有致，却/也很容易相互混淆。”阅读至此，诗人再掀波澜：“恰如我们的青春/姣好的面容是相似的/苗条的身姿也是相似的/然而在潮水般的大街上，走着走着/就会面目全非。”这样结尾，确实给人一种别开生面的感觉。再如《羡慕》中：“三米左右的小树/树顶有三颗果实/一颗跌落地面/另一颗已经仅存蒂柄/仍存一颗在闪亮。”这时来了三只鸟，轮流着啄食。一只啄食时，另外两只没有哄抢，而是在警惕地放哨。多么有趣的画面啊！发现这样的场景也是需要机缘的，所谓“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诗人并没有浪费这样的好素材，还加进了他的匠心：“十米开外，三楼窗后/两只眼睛闪烁着，写下一首羡慕的小诗。”这与卞之琳的《断章》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仲信是一个有丰富阅历的人。他的诗歌不仅有风花雪月，还有许多生命的顿悟和思考。譬如：“当下，我已开始为苍老而忧伤/走过的路，流过的汗和编织的梦/所有这一切，亦远远抵不过我鬓边的银亮。”这是对岁月无情的一种无奈，无奈中又有一种对生命理解的通透。“《安魂曲》再次响起/许多黑衣的影子/对着冰冷的鲜花静默/终结者无声无息的表演/获得一些赞美，更多是一些唏嘘和慨叹/也许还有躲在角落里的诅咒/然后谢幕/下一个主角出场。”这是对死亡本质的一种客观认识，一针见血，直逼灵魂。“曾经痛苦，在日子轮回中弥散/曾经的快乐，在昼夜交替中黯淡/总是有一把钝刀隐去形迹，从未停止过对世间万物的切削。”其实，痛苦也好、幸福也罢，坦然面对，何尝不是一种人生的大智慧。

即便在充满暖意的思乡诗中，仲信也有意无意地写下人生的痛点。在他看来，深夜不只是“袅袅炊烟的声音，田野蛙鸣的声音，玉米拔节的声音”，也是“唤我乳名的声音，乡愁飘过心田的声音”。虽然听着《平沙落雁》，虽然听着“德彪西的《月光》”，他却却在陶醉中“怀念故土”。“昨夜，那个殷红而圆硕的月亮/没有从东郊外缓缓升起”，他不知道“多少曾经的美好，就这样渐行渐远成为记忆”；“燕子从眼前飞过”，他不知道“童年屋檐上那两只今夕在何方”。但他刻骨铭心地记得“腊八走了，那个疼爱我的人，却不曾起身为我熬一碗粥”，那个用擀面杖“反复敲打我的人，在去年的小寒，也不知所踪”。他清晰地记得父亲“旗杆一样笔直的脊背”，如今却“肌肉松弛，布满褶皱、疤痕和汗斑”“像一堵墙，涂写着岁月的

无情”。仲信写乡愁，写得节制、隐忍，不晦涩、不油腻，不滥情、不矫情，分寸感拿捏得很好。他写思念亲人，明明思念之情呼之欲出，却只是淡淡的几笔：“她只是对我微笑，这梦中的温暖，足以驱散庚子末的严寒。”

仲信诗歌中最见品质的还是厚重的悲悯和家国情怀。这种悲悯和情怀在诗中不是藻饰和装点，而是基于信仰和诗人的天性。看到深夜马路上那只“痛苦地扭动身体并发出婴儿啼哭般哀号”的猫，掬一把热泪；看到水果摊的守护者、修自行车的人、清洁工、拔草的老者、拾荒者，想到他们“过响时才能吃上一顿安稳饭”，心中就泛起“痛彻的辛酸”。当看到“在石头、木头和骨头间挣扎”的挑山工时，他凝视良久，献上自己由衷的敬意：“挺直的骨头挂着石头的纹理/一条小溪在流动/晒出的盐腌疼了鱼一样的眼睛。”

诗人都是嘶哑的夜莺，是时代风潮的表述者，每见不同凡响的人或事，都要发出铿锵的声音。走过许慎墓，仲信仿佛听到“那些石头间有灵魂复活，微风中传来舒展筋骨的笑声”；登上受降亭，仲信似乎又听见了“白山黑水的哀怨和金陵的悲泣”，望见了“长城垛口的弹痕，平型关的呐喊，雁门关的剑影”；仲信在焦桐下重温“一辆自行车和一双脚丈量过的八十四个风口、一千六百座沙丘”的一行行足迹，终于明白：“英雄虽然倒下了，却筑起一座丰碑，留下一座宝藏，留下了一盏永不熄灭的灯。”他称赞王焯冉是“高原上搏击风雨的雄鹰”，在“刺骨的激流里，铸就了钢铁般的忠勇”；他躬身长揖，送别“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看着他“像风一样轻盈地离去”；面对新冠肺炎疫情，他写下长长的诗篇，歌颂“那张脸、那双眼睛”，认定他们“让惊悸无着的心才有了支撑，让这个冬天多出了几分温暖和感动”。在党的百年华诞，仲信又奋笔写下《我们的光荣》，热情洋溢地唱出心中的歌。正是由于这些热情的书写，仲信的诗歌才有了思想的高度、品质的亮度，有了温暖的底色和力量。

一首好诗，至少要具有三个因素：深刻的思想、充沛的情感、美丽的表达。以此来衡量，仲信部分诗歌的语言则存在着直白、单一、不够精致的问题。好在仲信是一个勤奋的人、一个有诗歌理想的人，假以时日，他一定会找到属于他的诗歌表达方式，并以新颖的作品带给我们意想不到的惊喜。

迷失的季节 (组诗)

在潮水般的大街上，走着走着
就会面目全非

怆然

看到那些花，我会为荣誉而忧愁
那些值得炫耀的，在蹉跎之间已成为多余
春雨如期而至，离别的忧都使表上心头
任何孤独的攫取，都替代不了表象的欢愉
当下，我已开始为苍老而忧伤
走过的路、流过的汗和编织的梦
所有这一切
亦远远抵不过我鬓边的银亮

故乡

同一个屋檐下，同龄的麻雀
好奇地打量世界
日常里，我们是好邻居
某日轻狂，便小心翼翼地偷象
总是以强者的心态藐视弱者

却又很难躲过心中那条蛇的缠绕
中年之后，总想
画出儿时的模样，却也是
涂了又抹，抹了又涂
实在不敢对视那些遥远的目光

羡慕

三米左右的小树
树顶有三颗果实
一颗跌落地面
另一颗已经仅存蒂柄
仍存一颗在闪亮
清晨，喜鹊和白头翁轮番来访
一只在畅享
另外两只在枝头放哨
鸟儿们啄食自己家的果实
也保持着十分的警惕
十米开外，三楼窗后
两只眼睛闪烁着
写下一首羡慕的小诗

个人简介

仲信，本名鲁锁印，1965年生于许慎故里，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于天命之年重拾少年梦，以诗文记录萍踪、抒发情怀，结缘贤友、喟叹人生。习作散见于《奔流》《麦花》《河南诗人》《长江诗歌》《文学百花苑》《漯河日报》等。

■仲信

有的人，分不清
桃花、樱花和海棠花
在同一个季节里蜂拥而来
虽错落有致，却
也很容易相互混淆
如我们的青春
姣好的面容是相似的
苗条的身姿也是相似的

岁月 凝香

与荷有约

■特约撰稿人 王春红

我曾在北京看过颐和园的荷花，惊叹于它花朵的鲜艳硕大；我曾在济南看过大明湖的荷花，陶醉于它一望无际的辽阔；我曾在许昌看过护城河中的荷花，倾心于它全然覆盖水面的繁盛……然而这些美，于我终究是昙花一现，可望而不可即。只有我家附近的远香塘，才是我目之所及便能尽享之无尽的美景。

荷塘是属于夏天的，夏天也应该是属于荷塘的。我曾在夏日的清晨凝望荷塘。此时的荷塘虽静谧安然却充满活力，荷叶像是睡了一夜安稳的好觉，在清晨微微湿润的空气中如被濯洗过，干净、碧绿，大如伞盖、饱满挺立。叶片上以茎端为圆心的脉纹纹路清晰，里面似乎蕴藏着无限生长的力量。荷花多半是粉红色，颜色却深浅不一，重粉色多了几分柔媚，而浅粉色则显得更加淡雅。白色的荷花最为素净，这片荷塘中却是很少，只有荷塘两端的尽头才零星地开放几朵，在满塘的粉色花朵中显得格格不入。六七月份的荷塘是观赏的最佳时节。“惟有绿荷红菡萏，卷舒开合任天真。”各色花有盛放着的，还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生力量。放眼望去，宛若仙池阆苑、福地洞天，令人如梦如幻。

我也曾在无数的黄昏徜徉在荷塘周围。荷塘东西长约两千米，南北宽约五十米，在靠近南岸边沿处，紧贴水面铺着一条逶迤前行的木质小径，大约宽三米，行走于木质小径上，犹如行走在水面上，可以径直走进藕花深处。在黄昏时特有的光晕里，荷叶绿得清爽怡人，荷花开得静谧安详。此时池水悠悠，风也清凉，工作了一天的人们来到这里散步，抖落一身的疲惫，换上满眼的风景。小道上的游人络绎不绝，很多人都不住拿出手机拍照，要把这美景永远珍藏。

风狂雨骤的夜里，我忧心那一池的荷叶和花



国画 荷塘听“香” 赵振选作